

# 東征北伐四大戰役 (二)

蔣君章

## 包抄直擊進佔高地

黨軍及粵軍第七旅部署初定，敵軍來勢，驟見緊張，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一日，蔣中正校長頒發作戰命令如下：

第七旅本日到達錫場，張師十二日可集中潮安，余團集中留陞，第一旅、第十一旅、警衛軍可於十三日到達河婆附近。

本軍為後續部隊，夾擊河婆之目的，決於明日(十二日)向棉湖一帶前進。教導第一團於明晨六時出發渡河，經廣大市普寧道向棉湖前進仙橋，警戒部隊於前衛通過後，即歸入行軍序列，海畔警戒部隊可經林厝寮、潮來港道，至馬頭山，歸入行軍序列。教導第二團於明晨七時渡河，跟隨第一團前進，市部隊於明晨六時撤收，德橋部隊，令其於明晨八時出發，經桐坑、馬坵、狗肚、考溪道，至棉湖，歸入行軍序列。校本部於明晨八時出發，向普寧前進，……學生隊及入伍生隊連步工輜重軍為守城部隊，歸胡總隊長指揮。

第七旅於明晨六時由錫場出發，……為

後續部隊，第七旅之補充團為城外支隊，於明晨位置於棉埔東倉橋及其橋西附近，對於湯坑以上之敵軍行動，嚴加戒備……

這便是黨軍與粵軍迎擊林虎部隊之實際行動，棉湖是作戰的中心，是顯然可見的，十一日午後，河婆之敵五六千人的主力向棉湖移動，另部則向鯉湖前進，黨軍第三營則在仙橋選定防禦陣地，構成跪射之掩護體，橋梁已有堅固之防禦，第七旅為一線，第八連為警戒部隊，搜索左翼。是日午後三時，校長命令第一團向棉湖前進，七旅派一部在潭口至棉湖連接，第三團向湖尾前進，佔領京北嶺，對鯉湖警戒。是晚十時，校長復下命令：第七旅於十三日晨七時三十分以前至塔頭埠，向敵軍左側背包抄攻擊；教導第一團於明晨五時三十分，攻擊左岸之敵，一營由下相、安仁至鯉魚道附近前進，俟第一團開始攻擊，須掩護其右側，或相機渡河助攻。其餘主力由京北嶺松柏山，白坑線向左迂迴攻擊前進。

三月十二日午後十時，何應欽團長發布命令：各營連於明日(十三日)早五時三十分準備出發，早餐後，士兵各帶飯一頓。實際上黨軍已於十二日午前六時由揭陽出發，午後四時三十分全

部抵棉湖，第一營為前哨，位置在棉湖對岸，故午後十時之命令，乃為對敵的攻擊令。其時前哨營長已有報告，謂警戒面過廣，兵力似嫌單薄云。以上是黨軍的攻擊部署。時敵方新由河源老隆轉來七、八千人，分二路向棉湖前進。十二日午後一時，左路先頭抵鯉湖，午後三時左路先頭到達紅湖，距棉湖僅五里，此路殆為敵方的主力。黨軍教導團任左路主力，右路則為粵軍之抄襲部隊，黨軍擊敵，復分二路：第一團攻擊棉湖和順之敵，第二團攻擊鯉湖之敵，並以一部分掩護第一團之左側。其時的敵軍林虎部由馬路上柵前進，午後二時抵紅湖，旋退和順，鯉湖敵三、四千人尚未前進。十三日午前零三十分，校長命令何團長進攻，此即上述五時三十分攻擊令之根據。午前七時二十分抵會塘距和順四里，偵悉敵王定華部五、六千人在和順東端之高地，佔領陣地，何團長下令進攻，包括三點：

- 「(一)決心攻擊當面之敵；
  - (二)合前衛由G山以南之道路搜索前進；
  - (三)令本隊在A山東端開進。」
- 當面地形，左前方為開闔斷續地，右前有無數小高地，可資掩護前進。何團長之攻擊計畫如

下：

「(一)以第一營、第三營為第一線，每營附機關槍兩挺。第一營由G山以南之地區前進攻擊正面之敵；第三營由C山以北之地區前進，攻擊敵之左翼。

(二)以第二營為特種部隊為第二線，由A山向B山前進，至B山後，第二營為總預備隊，位置於B山後。」

午前七時三十分，發現曾塘村西北端高地敵數百名，村西亦有敵數百名。第一營第三連對當前敵倍之敵，展開攻擊，以一排為援隊，亦散開，吸引半數之敵下山分趨三連，彼此相距，不過二百公尺。時第三營已進至右前方高地，繼第三連攻擊之後；由楊副營長率領第九連佔領左前方高地，第七連佔領右前方之高地，都可俯瞰敵人，並向其左翼包圍。第八連及機關槍位置於兩連中後為預備隊。砲兵陣地選擇在B山。時對面之C山一帶，發現敵人司令部模樣之機關，判斷其總預備隊必在該方面，砲兵遂向該處射擊，但因火力弱，距離遠，效果不大；但團部即在砲兵轟擊目標作偵察，並協同第一營作戰，在左翼河岸監視之學兵連，亦前進至王厝仔以西之高地。

### 攻防激烈轉危為安

十三日，激戰開始，午前八時三十分，敵以主力向左翼。時第一營除第三連援隊增加外，第二線繼續散開，於河岸抵抗向左翼包圍之敵人，官兵沉着射擊，並以白刃相待，準備肉搏。相持約一小時，敵人愈來愈衆，卒將第二連及第三連

之一部分完全包圍。二、三兩連乃向敵衝鋒，正面之敵，因而不敵前進。而官兵死傷竟達數十人，第二連並失槍數十桿。正危急間，幸第一連已佔領小高地西端，極力抵抗，第三連亦移至一連之左，佔領小高地之東端，俯瞰敵人，作有效之射擊而前進。戰爭持續至九時三十分，第一營長報告戰況如下：

「(一)敵大部向我左翼來襲；

(二)現職營在曾塘北端，與敵相持，惟第二連被包圍，官兵死傷甚多；

(三)請派預備隊增加左翼。」

何應欽團長乃向第三營發布命令，「迅速攻擊前進，佔領左前方最高地，以壓迫敵人，於是第七連沿P山直下，佔領最前方之小高地，預備隊以一排掩護機關槍前進。時E山方面密集部隊六、七百名，敵我不明，何團長特加聯絡偵察。至十時十分，一、三兩連轉至曾塘村東北之小高地，曾塘村已無扼守。敵遂得由此前進至村東端地田，距團本部不過二至三公尺。但何團長非常鎮靜，迅令第二營劉時營長率總預備之第六連，由G高地西端渡小河，用刺刀衝擊前進，並命砲兵轟擊地田之敵軍，第一砲即命中，敵散兵後退。砲兵復向曾塘村東端之敵射擊，敵乃紛紛退入曾塘村。第三砲又命中，斃敵二十餘人。第四砲射擊曾塘村西方地內之敵軍，第六連亦跑步前進。何團長復命砲兵掩護第五連之一排由直徑經B山南端前進追擊，同時右翼第三營也向敵衝鋒前進，敵乃退出曾塘村，六、五兩連重行佔領之，戰局乃得危而復安。

午前十一時二十分，F高地之隊下山前進，四十分曾塘村附近地內尚有殘敵數百名，復向曾塘村散開前進，五連的一排和第六連有腹背受敵之險。幸得曾塘村東南緣之黨軍猛射其後，何團長亦率團本部及特務連之半，由B山移至G山，但左翼敵人頗頑強，仍前進；村西北高地之敵亦前進，第一營之伏兵不能阻，六連仍遭兩面夾攻，乃退G山，陣線為之動搖。參謀長見狀，由G山西端，督同六連，佔領G山田地內土壩，射擊敵之側背，阻村西北高地之敵前進。G山南方田地之敵軍，死傷甚衆，紛向北湖退却。是役何團長之勤務兵亦陣亡，戰爭之激烈，由此可知。

時左翼敵軍與黨軍相距僅數百公尺，威脅仍極嚴重，而何團長所控制之總預備隊，已悉數投入戰場，僅餘特務連之半，幸學兵連適時調回，粵軍七旅亦已抵達右翼，該方面尚無問題，乃得集中力量對付。時敵軍仍向左翼後方移動，有包抄之勢。偵探隊之一部本與第一營協同作戰，其另一部乃移至A高地，與特務連之一部協同警戒左後方，第七旅(旅長許濟)佔領D高地陣地，協同第三營攻擊前進，與敵相距僅二至三百公尺，已至肉搏拚勝負之階段。

### 以寡擊衆奮勇致勝

午後零時四十分，正面戰鬥反趨沉寂，而左翼情況又現緊張。二營營長劉時報告敵情及請援如下：

「(一)敵後方部隊約六、七百人，向我左翼移動，似有向我左後方包圍之勢；

(二) 我營現在左翼田間與敵對峙中；  
(三) 請派隊增援我營左翼。」

何應欽團長接獲報告時，左翼一部已有動搖之勢，乃急令學兵連增援左翼，指示注意事項兩點：其一，向敵之右翼側背包圍，不可作正面抵抗；其二，兵力須分割使用，但不可全連散開。曾連長奉令行動，甫至G山南端，即遭敵猛射；乃令第一排十餘人以各個躍進方式，佔領麥田內之小土堆，向敵側背猛射，敵且戰且退；曾連長親率二、三兩排，向右迂迴，在左前方十公尺處有敵數十名伏擊，於是一排在右，二排在左，衝鋒前進，敵不知虛實，不支而退，向上北湖，何應欽團長分割使用與側擊之令，至此收效。但後退之敵，恃其後方尚有大隊援軍，故據岸頑抗。曾連長見當面之敵不過百餘，乃率第三排，前進至河岸，忽見一、二排正面進攻，乃施用白刃格鬥，並向敵側背猛烈射擊，一、二排亦衝鋒前進，斃敵甚多，敵又退。曾連長復率排長一名，士卒八名，強渡進入上北湖村落。甫至西端，發現增援之敵，與一、二排仍在麥田內進行白刃戰，乃令八名士兵向敵背射擊，敵死傷多名，復向後退。但上北湖之南方尚有敵數百名之密集隊伍，左右分開，包圍黨軍左翼前進；曾連長乃退回橋口，命士兵三名死守，其餘部隊左側二百公尺土堆，協同一、二排固守原陣地，急向何團長報告軍情：(一) 我連現在上北湖北河岸與敵對峙；(二) 上北湖東南方仍有敵人密集，有向我左翼前進包圍模樣。」何團長據報，乃命僅有之特務連二十餘人附機關槍一挺，迅速增援學兵連左翼

，令學兵連無論如何要死守陣地。時敵百餘名已佔上北湖東端田地，三至四百人佔河對岸，曾連陣地，正岌岌可危。這挺機關槍適時到達，與第二營之機關槍，組成交叉火網，當前地勢開闊，步槍威力亦大，敵遂不敢前進，當面之敵，乃劉志陸及黃任寰部，共約三、四千人，敵為持重計，每次進攻所用兵力，常不過數百名，故被黨軍各個擊破，是亦天助黨軍之成功。

### 敵軍逆襲強弩之末

左翼在午後二至三時戰況激烈，而右翼亦在奮戰中。右翼之第三營，猛衝C高地北端之敵，敵不支，向和順方向潰退，自此右翼無敵。七旅及一團三營九連，跟踪追擊；中路第一營亦自陣地躍出，協同右翼軍追擊敵人。何團長見此情形，立即通令進軍，注意敵後方之預備隊，慎防敵俟機反噬。敵至和順，果得預備隊之援助而反攻，黨軍與友軍尚未注意及此，而已遭敵毒手，第七旅粵軍首先不支而退，一、三兩營遂被包圍，傷亡甚重，黨代表與胡連長陣亡，一營營長蔣鼎文及三營副官連長各一員均受重傷，幸左翼堅守陣地，故尚未全線退却。時何團長左右，已無援兵可派，敵距團本部已不過四、五公尺，二營既無消息，後方亦未知有無援助。何團長深知此線如繼續不支，則全功盡棄，戰局將不可設想，乃力持鎮靜，收拾餘卒及團部僅有之官兵，合共數十人，堅持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，猛力向來犯之敵射擊，並多插疑幟，使敵人一時不敢來犯。教導第二團本在鯉湖方面作戰，聞和順方面非常激

烈的槍炮聲，團長錢大鈞與營長劉堯寰決心前來策應，逕攻和順敵軍之背，毀其司令部。棉湖方面本成敗象，至此與第二團夾攻敵軍，敵以後方被攻，內心恐慌，乃倉皇後退，錢團繳獲槍支數百，反獲全勝。是役第一營完全被衝散，歸隊者僅十餘人。戰爭發展至午後五時，左翼尚在激戰中，但第三營已收容百餘人，佔領D高地西北一帶。至六時，左翼敵人亦退，二營及學兵連以少數兵力追擊之，時已天黑，道路不明而止。此時第七旅亦已收集部分士卒，佔領D高地，與第三營會合。是夜左後方學兵連調回團部附近休息，其餘均徹夜警戒。被衝散士兵相繼歸隊集合者又達百餘人，第一團之實力，已大半恢復，士氣依然昂揚，不待訓練整頓，即可作戰，黨軍訓練之精，由此可知，二團實力，且獲大量增加，故日後仍能長驅前進，會師河婆，收復五華，攻佔與寧，擊破水口、河口之敵，完成第一次東征肅清敵人之大功。

敵兵主力，實為林虎所部，人數增至約近二萬之譜，而黨軍及友軍僅約三千人，但對六倍以上之敵，沉着應戰，屢瀕於危，而屹立不搖。迨二團側擊成功，敵司令部且毀，敵遂喪胆，狼奔豕突，一路逃，一路散，實已潰不成軍。故此役之勝利，黨軍之威名大震，而何團長指揮若定之鎮靜功夫，分進合擊與側面進攻及迂迴作戰，避免與敵作正面力拚，尤為成功之關鍵，而錢團未經請示，逕行移師攻敵之背，完成勝利，功不可沒。這也是黨軍團隊精神之充分表現。論者往往謂棉湖之戰，為我國近代戰史所僅見之激烈戰爭

，樹立以少勝多之規範，誠非虛語。何敬公之軍事指揮的



東征棉湖之役黃埔軍校蔣校長介公親臨前線視察戰况圖。

卓越才能與恪遵命令之負責精神，處變不驚，應變迅速，也由此役而著稱於世了。林虎既敗，匿居上海法租界，一日何敬公因事赴滬，林虎堅欲求見，敬公對此敵人，坦然接見，林敬禮有加，自承敗得心服口服，成爲革命史中之佳話。

### 松口之役戰前局勢

黨軍與友軍兩度底定潮汕，統一兩廣，改組爲國民革命軍，由蔣校長任第一軍軍長，後由何敬公繼任，譚延闓任第二軍軍長，朱培德任第三軍軍長，李濟任第四軍軍長，李福林任第五軍軍長，程潛任第六軍軍長，後來加入革命陣營的李宗仁任第七軍長，後來唐生智任第八軍軍長。蔣校長即建議中央，與師北伐，繼國父未竟之志，案雖通過，但被俄顧問鮑羅廷操縱之汪精衛等所謂左派分子所擱置。鮑羅廷絕不容許我國產生土耳其式的開末爾總統之英雄，以免妨礙共黨之滲透。民國十五年二月，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，蔣校長舊案重提，獲得大會通過，且被推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七月就職，誓師北上，由湖南直進，首先消滅軍閥吳佩孚，其次消滅另一軍閥孫傳芳。

吳佩孚自山海關之敗以後，本已赤手空拳，成爲到處流浪而不受歡迎之寡

頭軍人。但其舊時爪牙分布於河南、湖北者尚多，湖南的趙恆惕，雖非吳佩孚之直系，但此人頗尚情誼，曾受吳之羽翼，故不無繩繯之意，但亦不敢與此失意軍頭，逕相往來。時張作霖佔天津，馮玉祥佔北京，由積不相容而互相火拚，吳佩孚乘間收拾豫鄂部隊，重振威風，湖南趙恆惕遂與吳佩孚聯合。趙恆惕所部有賀耀祖、劉鏜、葉開鑫、唐生智等四個師（本皆爲旅，後來擴充成師），唐駐湖南，不容於趙，乃投向國民革命軍。國民政府乃任唐生智爲第八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。北伐軍之首先入湘，即由唐生智爲前導的關係。這一路北伐軍勢如破竹，下長沙，圍武昌，直趨武勝關，始告一段落，移師對付孫傳芳。

### 北洋軍閥權勢變遷

孫傳芳本爲吳系師長，原駐於長江上游之宜昌一帶，稱長江上游總司令，但被湖北督軍蕭耀南所壓制，下被混成旅長盧金所脅迫，抑鬱不得志者有年。民國九年的直皖之戰，皖系失敗，惟段祺瑞尚擁有浙江福建兩省及上海一隅，尚有部隊四至五個師，尤其是浙江的盧永祥所轄的第十師、陳樂山所轄的第四師與何豐林的第六混成旅，以及駐於閩南的臧致平楊化昭等所部，都有相當強的作戰力。盧永祥以陳樂山守長興，何豐林守上海（何時稱滬滬護軍使）自成一割據區，而淞滬爲財富之源，糧餉充足，雄視一方，深爲江蘇督軍齊燮元所嫉忌。齊燮元本李純所部，原屬馮國璋的舊直系，馮死無依，抑鬱無賴，齊燮元乘間取而代之，依吳佩孚以自重。李純之死，或

謂自殺，或謂被齊元刺死，是當時的一個謎，此不具論。民國九、十年間粵軍曾入閩，臧、楊被敗，投盧永祥，江浙由是啓釁，是為齊盧之戰，時在民國十三年夏。吳佩孚在此時機中，調孫傳芳入閩，驅李厚基而為閩督，並結合浙江南部的浙江省軍潘國綱等，北出仙霞關，長驅前進，經衢嚴諸州而拊杭州之背，齊盧戰爭，由此而結束，孫傳芳也就擁有了閩浙兩省的地盤。吳佩孚山海關之敗，張作霖大隊入關，其部隊伸展至山東、安徽、江蘇等省，馬賊出身的長腿將軍張宗昌控制了江蘇。這一部分東北軍紀律特壞，蘇人苦之，乃推丁文江、陳陶遺兩位先生至浙，歡迎孫軍入蘇。會張作霖部下的最高智囊楊宇霆深感東北軍向南發展過速，戰線太長，是取敗之道，乃建議張作霖迅速撤退蘇皖東北軍。當孫傳芳以秋操為名向江蘇進軍之際，正蘇皖東北軍迅速後退之時，故孫軍與東北軍並無若何激戰，孫軍猛追，至徐州以北，始與張宗昌部由白俄駕駛之鐵甲車相值，大破之，陣斬山東幫辦施從賓。此為後日施從賓之女刺殺孫傳芳於天津佛寺之由來。蘇省既入孫軍之手，皖贛兩省亦附從之。孫遂自稱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，開府南京，雄視東南，與吳佩孚分庭抗禮，不再惟吳佩孚之命是從了。

### 孫傳芳正躊躇志滿

國民革命軍北伐，首以吳佩孚為主要敵，孫傳芳擁兵十餘萬，屯重兵於江西，並集中相當兵力於福建，坐觀雙方激戰，意欲俟兩敗俱傷時，一鼓而定長江中游與粵江下游。其駐節於九江，以

江新輪為司令部，正是孫傳芳趾高氣揚，躊躇志滿的得意時期。此民國十五年春夏間之事。假使孫傳芳當時與吳佩孚合作，聯手與國民革命軍作戰，則國民革命軍北伐，決難如此的順利。但國民革命軍既以孫傳芳為第二號主敵，對孫吳聯合作戰之可能，自當在考慮防制之計劃中，為了達到先行打倒吳佩孚之目的，故着重於西路，對孫軍只採監視而不採敵視。當時的部署，是以東路軍防制閩軍之南下，以第四軍之一部，監視贛南之孫軍，而以第二軍之一部警戒於湘鄂邊區，一俟吳佩孚問題解決，湘贛邊區之第二軍，即由蔣總司令親自率領，實施對孫傳芳軍的討伐了。當時東路軍的總指揮，即何軍長敬公應欽先生，後來改任東路總指揮。

其時孫傳芳的福建督軍是周蔭人，貪殘闇弱，唯孫傳芳之馬首是瞻，當贛西北與贛中激戰高潮時，孫傳芳嚴令周蔭人部下，企圖乘虛進攻潮梅，使國民革命軍監視部隊不能進軍贛南，參加南昌會戰。孫並命其第三師長李鳳翔率曹萬順杜起雲二旅，附以孫雲峯旅，移師永定，進攻大埔；以十二師劉俊旅由永安攻饒平，第一師張毅部由雲霄平和攻詔安。周蔭人這個懦夫，對曹萬順、杜起雲等之入閩，頗為嫉忌，曹杜二旅乃與革命軍通款曲，約定各守疆界。東路軍實力雖不足，故尚無被攻之虞，革命軍且以軍長許李鳳翔，師長許曹、杜，得三人之承諾。李等並派代表晉見何軍長（時敬公已任第一軍軍長），受到最優厚的接待。李等並以周蔭人之進軍計劃密呈何敬公，何氏乃以計劃內容，密報蔣公，並建

議改守為攻，以解曹、杜兩軍之困境。初，何軍長所受的任務，是守勢。至此，何氏建議，有云：「兵力比較，我劣敵優，突出海濱，無險可守，曠日持久，終老我師，證以各方情報，敵以雄厚兵力，節節進逼，權衡輕重，非改守為攻，不足以援應曹杜而振我士氣，」何氏並陳敵軍的弱點：（一）周部多北籍，山路崎嶇，攀登未慣，芒鞋布屨，重疊為履，行程遲滯，必感疲勞，我乘其紀律廢弛，喘息未定，猛力擊之，敵必破滅。（二）周蔭人在閩竭力搜括，閩人恨之刺骨；此次拉夫充役，以繩牽行，即可證明敵方輸送困難，我如擊破其一部，勢必兵夫奔竄，行李塞途，再猛擊之，必收全效。（三）敵部聯結不誠，必難互救，同床異夢，各有所關，我若擊破其主力之第三軍（即周蔭人劉俊兩部），敵必全線潰散。（四）周蔭人缺乏糧餉，福建銀行所發不兌現之紙幣，強迫行使，人人愁容，若永定被我擊潰，則龍岩一帶之商民必全數驚逃，周勢窘絕，軍心不固，其敗必矣。（五）李鳳翔部早相聯絡，令其入上杭，進佔連城，截其歸路，我軍即可一舉而殲滅之。（六）閩南北民軍蠢起，周軍必須分兵防守糧道，不僅減少其攻擊力，且有首尾不能兼顧之勢。蔣總司令得報，訓令何軍長率師攻擊周蔭人閩軍，是即國民革命軍之東路軍。

訂閱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七

〇七二四八〇